

董鼎山先生离世已近六年,这些年,仍时时想起他。

董鼎山是一个很难定位的华裔学者。他早年从事报业,也创作小说红遍上海滩;成就最高在于评介西方流行文化和写书评文评。他退休前主掌纽约城市学院图书馆,一生出过不少书。但老爷子不喜欢人们称他学者。他最喜欢的头衔是新闻工作者。

因缘际会,我跟晚年的董鼎山交往较多,特别

是写他口述历史的日子,跟他一起梳理了他的一生,发现这位世纪老人跟他的同龄人做派很不一样。他有种特立独行的风采。我特别惊讶于他的极简主义:跟其他同辈文人迥异,董鼎山几乎不存过旧物。说来您可能会感到惊讶:几乎一辈子写书、写书评而且职业就是图书馆学的董鼎山,几乎没有很多藏书。

大约是小学二三年级的事情。上课开小差被老师留校,结束已是黄昏时分,学校的大门已关,从传达室上的小门出去,此时的传达室里应该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叔值班,但传达室却无人,于是纳闷,出门才发现原来大叔坐在门口的一个凳上,面前放一个普通的方凳,凳上一大碗清水煮萝卜,一碟辣虎(辣椒豆瓣酱),一小瓶白酒,左手端着酒壶,右手摇着蒲扇,晚饭兼着乘凉,那是沪上街头常见的光景。一瞬间我愣住了,首先萝卜还有这样的吃法,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空白,其次,大叔悠然自得的神态太有感染力了,那萝卜蘸辣虎该是怎样的味道?

肯定非常的好吃!犹如贾宝玉看黛玉葬花,我已看得痴痴的了。不知怎地,从那以后我竟对清水煮萝卜念念不忘,产生了一种憧憬的心情!

那时父母工作忙没时间做饭,我们小孩的午饭便每天买熟食,家附近熟食店的熟食吃了好几个遍,都感到吃腻了,突然有一天想到了清水煮萝卜,这很简单,为什么不试试呢?于是去菜场买了萝卜煮了锅的清水萝卜,蘸着辣虎,果然爽口,十分下饭,竟比平时多吃了不少饭。从那以后,清水煮萝卜便成了我的保留菜单。

世事大凡美好,都由憧憬而起。艺术是美好的,所谓一个人有没有艺术修养,是区分此人有品位,甚至作为高尚与平庸的标准,但艺术其实也是世事,也存在憧憬的因素。譬如书法,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,称为天下第二行书,它与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“兰亭集序”,苏东坡的天下第一行书“寒食帖”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。这三个作品无疑算是艺术品吧。但大家是否注意到,这些作品都是涂涂改改的草稿,几千年来,漂亮、清秀的书法作品多了去了,包括王羲之、颜真卿、苏东坡他们本人也有其他作品,但为什么偏偏这三篇不起眼的作品能中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呢?我私下想,原因大概是有着憧憬的因素在里面,不是对三个人的憧憬,是对他们创作这三件作品时的情感憧憬。王羲之本来邀朋友喝酒是件高兴事,可他突然想到“及其所之即倦,情随事迁,感慨系之矣!”。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不用讲,颜家很有出息的一个“阿庭兰玉”不幸战死了,作为叔叔怎么不伤心呢!苏东坡的《寒食帖》也是“小屋如渔舟,破灶烧湿苇”,莫名其妙被贬黄州,身处穷乡僻壤,心情怎么会好呢?这三位书家怀着同样的心情下笔如风雨,如泣如诉,根本不去考虑字体的结构、排列及章法,这样的情感流露才是他们的魅力所在,便是能产生使人憧憬的源泉。

2019年,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,我怀着憧憬特意隔夜从大阪赶到东京,在儿子家住一晚,翌日一早便赶去博物馆,果然人山人海,排了长时间的人,才观赏到作品。那作品放在一个玻璃箱内,工作人员拿着电喇叭不断催促大家不要停下脚步。本应该慢慢地、仔细地、甚而焚香静心欣赏品味的艺术品,现在如走马观花,匆匆而过,也许是我没有艺术修养,原本的憧憬心情竟荡然无存了!

清水煮萝卜,不是艺术品,好多人也许会不屑一顾,但在我则不然,几十年以来,浪迹天涯,但时不时要尝尝它的味道,因为那位传达室的大叔,扇着蒲扇,悠然自得的神态,已成了我永远的憧憬。

有一种美叫侘寂之美,突然觉得清水煮萝卜也应该与此有些关系吧!



想念“90后”董鼎山

海龙

他有两个书架,除工具书外,只有一些珍本作者签名赠书和他本人著作,书少得跟他的名声不相称。这些藏书,比不上国内一般中学教师甚至文学发烧友的数量。其实,即使是自己的著作,他手头也不全;比如说有些国内再版本他不止没有,甚至没见过。

晚年董鼎山唯一嗜好是读报刊。家里堆满了《纽约时报》《纽约客》和书评类杂志。因为报纸每天有几十版,老爷子读得又细,加上各类杂志,他几乎没有读完的时候。自然堆累了一些,但他很自律,没几天就把报刊杂志放门口由管楼人清走。老爷子的好习惯是不留赘物。但做到这一点,要够狠。

董鼎山确实能狠得下来。他不感伤、不存旧物旧文。不只是不留别人的,自己的东西也基本上不留。他仍然是老派用手写稿子,却几乎从不留手稿,电传出去后就将原稿扔掉。我看了可惜,就索要点留作纪念,他笑说:不值,但让我随意取。因此我勉强抢救了一点,可惜都是近日所写,旧稿全入了垃圾桶。他文章发表

后也不留原报刊,而只做老派的剪报。待他给我看他的近年作品时,是零零碎碎一大包。书报倒也罢了,最可惜的是他不留信札。1979年后打开西窗,董鼎山跟国内文艺界几乎所有大咖名流都交往过,很多珍贵的手迹他看完就付诸垃圾箱。偶有需要复核者留下几封,印象中我见过的有楼适夷、柯灵、冯亦代、萧乾、谢晋、沈昌文的信。据说茅盾、巴金等的信也有不少,可惜他没保留。

晚年我访董鼎山口述历史,他也借机整理自己一生材料,那时几乎没有一件名人书信可见。除了当年他临时写文章中引用过的,几乎都付之东流。包括丁聪和高莽给他画的那些著名的漫画像,原作不翼而飞,他手上的只有泛黄的复印件,还不如我在网上下载的清晰。

董鼎山为什么不保存旧物呢?不知道。但我确知并不是跟近年日本人的“极简主义”学的。这大概是他的一种积习。董鼎山出身世家,从小“吃过见过”。而他在十里洋场长大,有海派风格。更兼少年得志的潇洒、看淡物质。其后飘零四海,各地奔波及及时处理物件的习惯。这习惯叫

在森林深处探索,却被荆棘阻拦一样。毫无疑问,这是装订的问题。我有点恼怒了,摊平手掌,使劲沿着我的阅读处、书籍的二分之一处压了下去。咔嚓!一声碎裂的响声让我愕然,坏了,书籍被我压得开裂了。整本书,犹如一只小鸟的翅膀,被猎人枪击以后再也无法收拢一样,软塌塌地摊开了。

我很难过、内疚,一刹那间惴惴不安。我没有办法从正面去阅读了,因为正面阅读,会导致每一个书页的脱落。叹息一声,我只好从书的最后一章读起,好在这是统一本短篇集。前面的,统统忘记了,后面

的,读一篇,都要叹息一声,美不胜收。读到中间断裂处,重新看前面的,好像没看过一样。哎,在故事大于一切的现在,没有故事的书,故事性不强的书,记住记不住有什么关系呢?再说,人脑不是电脑,不是高科技的存储器,而阅读的终极目的也不是记住了

断舍离?潇洒?抑或个性使然——赤条条来去无牵挂,他连名人信件、手稿都不保留,堪称参悟。

董鼎山这样的无挂碍习惯还有其个人的原因,他一生定居海外,妻子及后代皆不识中文。所以他对旧物和文物也就没了眷恋。

晚年董鼎山童心很重,自称是90后。想到多年来国内外很多文艺界大咖给他的信都没保存,是一种史料缺失;如果留下来,应是一笔宝贵资料。其他类似的前辈虽也没系统整理自己文物,但逝后多有捐给高校或研究机构梳理。文物或信札中有涉及往事或私事者有时也会引发异议。也许董鼎山预见此情而提前断舍离了?未可知。

——可惜这些我们已经无从跟老爷子核实了。

辛丑国庆,朋友约我去京郊垂钓。驱车一个多小时到了一家李姓鱼场。鱼场主五十多岁,说:“我是老钓手,跟我学。”我嘴上说:“好好”,心里并不服气。从小就喜欢钓鱼,还当过几年《中国钓鱼》杂志主编,从鱼塘到江河到大海,都钓过鱼。前些年,与画家邢振岭一道去垂钓,途中他问我:“你会钓吗?”我反问他:“你会画吗?”他大惑不解地说:“我是画家……”我笑道:“我当过《中国钓鱼》主编。”邢老禁不住哈哈大笑。面对鱼场主的好心,我心里也没数,因为我毕竟已多年未摸鱼竿,有垂钓阅历,但手艺已生疏。且已年届八十五,眼力心力都大不如前。

下竿不到十分钟,漂动,起竿,开竿的是一条三斤多重的罗非鱼。不到一小时,我已钓上三条大罗非鱼。同行者夸我眼力好。鱼塘主也对我刮目相看。我心中暗喜,没有辱没钓鱼杂志主编的经历。

钓鱼乐,一度变成吃鱼乐。有些年,人们以钓得多为荣,几十斤几十斤往家拿。有的为存放钓来的鱼,专门购置冰柜。虽然钓得过瘾,也有欢乐,但这个乐已变了味。我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,所以常常反思。钓鱼应该是一种文



鹅鹅鹅 (中国画) 鲁光

化,在不同水域与鱼较量,充满未知数,其乐无穷。这就理解了,为什么许多老外钓上鱼,又放回江河。享受的是钓的过程。我常钓鱼,也常画鱼。我题鱼画,“钓鱼乐,画鱼更乐。”“钓翁之意不在鱼”。

钓鱼乐

鲁光

这次钓上七条,跑掉七条。跑掉鱼,比钓上鱼还兴奋,因为享受了跑鱼的乐趣。近两年的疫情,使人心情压抑。垂钓半日,不戴口罩,大口呼吸新鲜空气。满眼秋山绿水,心情大好。回到家中,进了画室,有了创作冲动。调了彩墨,画鱼。鱼塘边见过的那群白鹅,依然在眼前,曲项鸣唱又在耳畔回响,我挥毫泼彩画了这群可爱的大白鹅,画了一幅又一幅,即兴题了字,“鹅鹅鹅”,“自在”。当然,此鹅已非彼鹅。画中的鹅,是我心中的鹅,是艺术之鹅。次日晨,余兴未尽,操刀刻印。“五峰山人”这方章,那些天刻了磨,磨了刻,五磨五刻仍不理想。这天早晨,心情特好,刀刀到位,终于刻成了一方自己很称心的印。我将画和印发到朋友圈,点赞者众。故里书家陈为民凌晨三时多便点评,“约一大鱼,得一好画。”诗人赵丽宏即兴赋诗,“鹅,鹅,鹅,昂首问天象,曲项吻清波。喜煞垂钓翁,灵感化彩墨。”

多少,你能消化和吸收多少才是最重要的。但我终究无法忘怀被折断的书页,无论如何也集中不了精力了。重读前面的作品,似乎意义不大了。我合上书,重新放到书架上了,把它归之为读过的一类了。这是蒲宁的一本书,蒲宁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。他是一个需要慢读的作家,静下心来读的作家。像德国作家施托姆、俄罗斯另一个作家维克托·阿斯塔菲耶夫一样,心浮气躁是读不下去的。咔嚓。这一声响,听起来,有点像是喊“闭嘴”的意思,但心灵却开启了。

大约是小学二三年级的事情。上课开小差被老师留校,结束已是黄昏时分,学校的大门已关,从传达室上的小门出去,此时的传达室里应该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叔值班,但传达室却无人,于是纳闷,出门才发现原来大叔坐在门口的一个凳上,面前放一个普通的方凳,凳上一大碗清水煮萝卜,一碟辣虎(辣椒豆瓣酱),一小瓶白酒,左手端着酒壶,右手摇着蒲扇,晚饭兼着乘凉,那是沪上街头常见的光景。一瞬间我愣住了,首先萝卜还有这样的吃法,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空白,其次,大叔悠然自得的神态太有感染力了,那萝卜蘸辣虎该是怎样的味道?

肯定非常的好吃!犹如贾宝玉看黛玉葬花,我已看得痴痴的了。不知怎地,从那以后我竟对清水煮萝卜念念不忘,产生了一种憧憬的心情!

那时父母工作忙没时间做饭,我们小孩的午饭便每天买熟食,家附近熟食店的熟食吃了好几个遍,都感到吃腻了,突然有一天想到了清水煮萝卜,这很简单,为什么不试试呢?于是去菜场买了萝卜煮了锅的清水萝卜,蘸着辣虎,果然爽口,十分下饭,竟比平时多吃了不少饭。从那以后,清水煮萝卜便成了我的保留菜单。

世事大凡美好,都由憧憬而起。艺术是美好的,所谓一个人有没有艺术修养,是区分此人有品位,甚至作为高尚与平庸的标准,但艺术其实也是世事,也存在憧憬的因素。譬如书法,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,称为天下第二行书,它与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“兰亭集序”,苏东坡的天下第一行书“寒食帖”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。这三个作品无疑算是艺术品吧。但大家是否注意到,这些作品都是涂涂改改的草稿,几千年来,漂亮、清秀的书法作品多了去了,包括王羲之、颜真卿、苏东坡他们本人也有其他作品,但为什么偏偏这三篇不起眼的作品能中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呢?我私下想,原因大概是有着憧憬的因素在里面,不是对三个人的憧憬,是对他们创作这三件作品时的情感憧憬。王羲之本来邀朋友喝酒是件高兴事,可他突然想到“及其所之即倦,情随事迁,感慨系之矣!”。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不用讲,颜家很有出息的一个“阿庭兰玉”不幸战死了,作为叔叔怎么不伤心呢!苏东坡的《寒食帖》也是“小屋如渔舟,破灶烧湿苇”,莫名其妙被贬黄州,身处穷乡僻壤,心情怎么会好呢?这三位书家怀着同样的心情下笔如风雨,如泣如诉,根本不去考虑字体的结构、排列及章法,这样的情感流露才是他们的魅力所在,便是能产生使人憧憬的源泉。

2019年,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,我怀着憧憬特意隔夜从大阪赶到东京,在儿子家住一晚,翌日一早便赶去博物馆,果然人山人海,排了长时间的人,才观赏到作品。那作品放在一个玻璃箱内,工作人员拿着电喇叭不断催促大家不要停下脚步。本应该慢慢地、仔细地、甚而焚香静心欣赏品味的艺术品,现在如走马观花,匆匆而过,也许是我没有艺术修养,原本的憧憬心情竟荡然无存了!

清水煮萝卜,不是艺术品,好多人也许会不屑一顾,但在我则不然,几十年以来,浪迹天涯,但时不时要尝尝它的味道,因为那位传达室的大叔,扇着蒲扇,悠然自得的神态,已成了我永远的憧憬。

有一种美叫侘寂之美,突然觉得清水煮萝卜也应该与此有些关系吧!

咔嚓

安武林

夜晚,捧着一本俄罗斯作家的书,32开,300页左右,凝神屏息地进入了一个万籁俱寂的精神境界。

也许,每一本书,都有自己独特的品质吧。有的书,可以快读;有的书,必须慢读。尤其是那些散文式的、故事性很弱的书,语言极其优美,像诗一样,读快了,既是一种奢侈,又是一种浪费。

这本书,不能快读。但令人懊恼的是,书无法摊平,总是有一种极大的力量在驱使书页闭合。犹如

每到秋日,看着五色斑斓的树木花草挨个儿收起色彩,叶归大地,总会想起“林花谢了春红,太匆匆”。

也许你年龄大了,近几年,我重新爱上了坐公交,将私家车停在院子里,鲜少开。一是因为上海的公交地铁四通八达极其便捷,省去了私人停车的烦恼;二是因为乘车可以放松下来,随意观察与思考。你看,人生就像坐公交,上车、下车、停靠、再上路,走走停停、上上下下,匆匆太匆匆!

在我很小的时候,出生于1896年的奶奶总是用“带你去坐公交车”作为对我的奖励,让我乖一点。

我很喜欢去外婆家,从外婆家跨过一座桥,过两条马路就是南京路,外婆经常抱着我往东去外滩看大轮船和海鸥,往西去人民公园滑滑梯。但从我家到外婆家要坐两辆车,中间要下车换乘等待。

上小学时的一个周末,二舅来我家看我妈,饭后我吵着要去外婆家,爸妈就让二舅带我去,把两人的车钱给了二

舅。二舅那时还没工作,是偷偷骑自行车来的,他当然要骑车回去可以省钱,就让我一个人坐公交车,告诉我在青云路下车换66路,他说会骑车一路跟着公交车。上车时,二舅让我站在售票员旁边,在窗外叮嘱售票员让我青云路下。

我手里攥着一毛钱,刚好坐两辆车。那时的公交车总是挤满了人,每次到站,售票员都紧盯着上来的人买票,人一多,就把我忽略了。等到售票员想起我的站,已经过了一站,只好让我下车到对面坐一站。

等我上了对面回去一站的公交车,发现钱不够了,只好眼泪巴巴地跟售票员讲原因,说不能付车钱了。我永远记得那位女售票员温柔的眼神,她让我站在她的活动椅子边,安慰紧张不安的我:“你不用担心,会没事的。”售票员的位置高出一截,让我感觉不会再被忽视。

二舅在对换乘站满脸焦急,终于看到了我,把我送上第二辆车,然后飞骑到下车地点等我。

之后乘车,我就很注意售票员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上中学,公交工作还是“铁饭碗”。印象最深的是在延安路上遇见过一个售票员,他讲话诙谐幽默,一路上把乘客逗得捧腹不已,笑声不断。

此后,我再也没见过这样的售票员。1988年,我一个人拖着箱子、背着席子,乘公交车去复旦大学报到。当我转上9路公交车时,售票员主动下车帮我拿行李,一边还啧啧称赞我考上了一所好学校,乘客们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,令我欣喜。

大学毕业后进了报社,公交车更成了离不开的交通工具。坐着公交车,我认识了上海很多地方,回想起来就像坐火车,车窗外的上海如同影像一般一帧帧、一幕幕地移动,年年岁岁看着它日新月异。

匆匆太匆匆

家伶

1993年我采访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东亚运动会,经常坐刚开通不久的地铁一号线,觉得好奇,以前在欧美影视中见到的事物在上海慢慢都变成了现实。

到了21世纪,地铁线路越开越多,如今已有十几条,不仅从南到北、从东到西,而且通向远郊各个区域,甚至邻省。地铁也从宽松到拥挤的“阵痛”期,经历扩大、调剂后,更方便乘坐。放眼四观,地铁乘客神态大多悠闲,看手机者居多,偶尔有人看书,或闭目养神。

路上的公交车有了专用车道,车厢环境舒适,售票员和乘客完全有时间慢慢欣赏窗外的美景。

我的奶奶若还活着,对她来说,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奖励了。

十日谈

公共交通众生相 责编:杨晓晖

有人下车有人上车,每个人都是一部书,来来往往。请看明日本栏。